

主題文章

留守兒童的眼淚與未來

喻書琴等

《麥種》期刊編者按：“百度”鍵入“留守兒童”，出現 1530 多萬條資訊，“百度百科”中，關於留守兒童的詞條也篇幅甚廣。可見，留守兒童已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。據權威調查顯示，中國農村目前留守兒童數量超過 5800 多萬，這些孩子從小經歷到親情的冷落和疏遠，教育的隔離與敗落，給他們心靈中造成隱藏的危機和壓力，長此以往，易於釀造重大的人生悲劇，衍生社會衝突。本期的焦點關注，三篇文章，作者皆身為父母，他們以不同的立場和微末的聲音，呼喚著明天的幸福。本刊也借此呼籲對“留守兒童”這一群體有負擔的弟兄姊妹或社會愛心人士，能向這些幼年孩童伸出關愛之手。

(一) 一個留守兒童父親的心聲

文/沙漠中的駱駝

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，中國經濟的發展，湧現出大量民工潮，其中有許多年輕父母。他們為了家庭和生活，撇下自己的孩子，遠走異鄉，換取經濟上的效益。這給孩子教育留下了更嚴重的問題，隨著時間推移，矛盾更加突出。

當我們回顧，當下的犯罪趨勢越來越年輕化，有些還是未成年兒童，由於父母外出打工，孩子沒人撫養，於是很早輟學，跟隨父母漂流在外。父母白天上班，孩子在家無人看管，孩子去網吧，沉迷於網路不能自拔，被鋪天蓋地的暴力與色情資訊腐蝕，當他們沒錢上網，於是偷竊搶劫，一步步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女孩子則很早就戀愛，十三四歲墮胎的大有人在。另外還有一類，就是家中有老人撫養孩子的，但這些爺爺奶奶大都沒讀過書，更不用說以科學的方法教育孩子了。

由於國家施行計劃生育，大部分農村家庭的孩子也只一兩個，由於國家的經濟增長，現在的農村也不缺錢，孩子都是爺爺奶奶的心頭肉，哪里還會管教？本身孩子父母不在家，如果管教又擔心孩子的父母有意見，長此以往，孩子便在嬌生慣養中成長。

我對留守兒童有感觸，因為我的家庭本身就屬於留守兒童的家庭。在我孩子還很小的時候，我夫妻倆外出打工，把孩子留在家中給兩位老人看管，時間長了，孩子對我 越來越冷淡，你和他說話，他也不搭理，甚至非常厭煩，學習成績直線下降，而且經常說謊，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在家，沒辦法，我只好帶她到溫州打工，她來溫州後 根本沒心思做事，花錢非常厲害，一件衣服買來穿一次就丟掉，不上班也不願意和我們交流，我們用很多方法都不能走進她的內心。更讓我生氣和痛苦的是她還不到 18 歲就戀愛，且離家出走，直到現在杳無音訊。

由于我的父母沒有文化，導致視野狹窄，而現在的孩子受現代社會影響很深，故反差極大，無法溝通。這樣的光景不只我的家庭。今年春節，一位老鄉本來不回家，大年三十家裏得知他女兒失蹤，初一夫妻匆匆回家；另外一位家裏打電話說他的侄子在網吧找不到了，讓他回去一起尋找，最後在杭州找到時，整個人已神志不清…… 這樣的事不勝枚舉。

這些畫面映入腦海，觸目驚心。我仿佛看到了一個個父母絕望的眼神和滴血的心靈，看到了一個個幼小的心靈究竟在渴望什麼？一雙雙迷茫的眼睛在張望著什麼？是孩子錯了嗎？不！孩子是無辜的。他們沒有錯。他們為什麼很小的時候父母就離他而去？讓他們從小經歷離棄之苦，他們該得到父母關愛卻得不到，該擁有的家庭溫暖 卻失去了。父母不在身邊，他們沒有安全感，感受不到溫暖，心理受到創傷，心理漸漸扭曲。是父母的錯嗎？父母是無奈的，他們為家付出很多，他們知道對孩子付 出不夠，於是儘量用物質滿足。孩子需要什麼？是在父母身邊享受家的溫暖。物質是次要的，在這種矛盾中，誰應該承擔孩子心靈的需要？說到這裏，我的心在哭 泣，我為失落的孩子哭，為更多和我一樣的家庭悲哀。

孩子是國家的希望，是社會的希望，更是一個家庭的希望。當一個孩子失落，預示著這個家的希望也失去了。當一群孩子出問題時，所在的社會秩序就會紊亂，使社會動盪；當一個國家的青少年出問題時，這個國家也出了問題，國家出了問題，就是國家所有公民的問題。

實在說，基督信仰的文化理念是愛。搶救靈魂，傳揚福音，是每一個基督徒的使命。在西方，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，是影響社會和國家走向的文化。試問，中國基督 教在中國起到了什麼作用？社會的責任感在哪里？近幾年，常聽很多海外宣教的言論，如果國內的事情都沒處理好，這一批批的留守兒童將一步步淪為社會和國家的 巨大負擔，從歷史上看海外派遣的宣教士，當他們的國家強大

時，他們的宣教就能做大做強（如 18 世紀的英國和 20 世紀的美國），因為每個宣教團體背後的支點來自國內。

如果任其發展，不出 20 年，這些留守兒童將給國家、社會、家庭，帶來什麼？一個國家的衰落，也就回應了宣教的進展，而農村的留守兒童對教會帶來的危機可想而知。

我寫這些，只想代表所有留守兒童的父母表達心聲，希望教會能看到，能聽到，並切實行動起來，給留守兒童一些關愛，比如在中國農村開辦留守兒童託管所，幫助這些孩子，在心理上予以引導，建立他們的價值，培育他們的品格，歸正他們的信仰，也為將來中國能夠走出更多宣教士培育人才。✠

(二) 留守兒童·民工子弟·我的兒女

文/喻書琴

今年的兒童節，Myoyo（望京兒童樂園）有幾乎免費的活動。早晨帶雅歌箴言快樂地游畢回來，便看到新浪關於《留守兒童，草樣年華》的專題報導，非常沉重，甚至慚愧。

上次回老家，也看到很多留守兒童，包括不少基督徒打工者的孩子，連主日學也沒有，連瑪利亞三個字也說不俐落，連一本聖經故事也沒有聽過和讀過。我很替這些孩子難受，然而難受又能怎樣？除了那一個月教他們主日學以外，我們並沒有從城市遷移到農村，紮根農村教會去幫助他們建立主日學。

農村，有留守兒童，草樣年華；城市呢，有民工子弟，同樣草樣年華。

上月，去“愛加倍”打工子弟中心，走訪那些孩子和他們的家。年紀大的呆在幽暗的網吧裏面逛，年紀小的就呆在骯髒的垃圾旁邊玩，塵埃漫天的馬路和塵埃漫天的草樣年華.....

相比之下，富二代或富三代呢？真是花樣年華。在北京的望京，我居住的地方，一年會員費近萬的國外兒童機構（比如“家盒子”）；一月園費起碼二三千的私立幼兒園；一節課時費上百的早教中心，比比皆是。精英教育是要錢的，私塾教育是要錢的，素質教育是要錢的，華德福教育蒙特梭利教育是要錢的，包括主內兒童教育機構也日益面向中產和貴族。

我和我的孩子，儘管沒有北京戶口，沒有任何社會或醫療保險，沒有多餘的錢，卻比很多的草樣兒童都幸運。

我丈夫做電腦，因著收入還不錯的緣故，我辭職在家照顧一對兒女，順帶做些文字事工。這樣，孩子不至於因為父母雙方都得工作，需要送到福建農村爺爺奶奶處做留守兒童。

我在北京買了房，所以因著一紙房產證的緣故，有資格上社區便宜的公立幼稚園（一個月 900 左右），上附近的公立小學（幾乎免費），上電腦排位的公立初中（幾乎免費）。這樣，孩子不至於因為是外地戶口，而去昂貴的私立學校或去艱苦的民工子弟學校。

這真是需要感恩。但如果丈夫不做電腦呢？如果我們沒有在北京買房呢？留守兒童？或民工子弟學校？或收費高昂的私立學校？那些收入勉強維生也沒在北京買房的“80 後”，即將為人父母了，如何面對是媽媽還是奶奶照顧幼兒而收入減半的難題？如何面對兒女在京還是回老家上學而分居兩地的難題？我們中的大多數能按國外基督教育兒理念，做幼兒三歲前的全職媽媽嗎？進行反思應試體制的素質教育嗎？大環境太不一樣。

中國，從一出生開始，起點就開始不公了。社會資源不公，自然資源不公，教育資源不公，而且這種不公在劇烈擴大！即使是屬靈資源，也同樣不公。我和我的兒女們，或多或少參與了這種不公。比如女兒雅歌在北京有那麼好的主日學環境（教會三四個孩子，四五個老師），那麼好的家庭環境（孩子在父母身邊，從小強化信仰教育），那麼好的屬靈資源教育環境（有杜博士親子類的書，有兒童聖經故事的繪本）。當我和我家開始受惠于因經濟資源、教育資源、屬靈資源帶來的小範圍相對幸福，覺得周圍小環境開始寬鬆自由時，便容易忽視中國大環境的民生苦難.....

我從未羨慕過那些“富二代”，但我不能免俗或說同樣媚雅，本能中，希望將兒女培養成有好品格的主內紳士淑女，希望他們學繪畫鋼琴等才藝，希望為他們將來的教育開始早日做規劃.....靈性好的時候，我的希望卻是：他們從小敬畏主，並願意吃苦耐勞，艱苦樸素，關注比他們社會成長環境差，心靈成長環境也差的小朋友，做下一代的宣教士。

所以，求神讓我為兒女們的未來作“人往高處走”的本能籌畫時，常常警惕自己好逸惡勞避輕就重的本能，常常回到十字架的原點——讓自己和兒女走“水往低處流”的生命道路。因為孩子們生長的這片土地，還依然滿目瘡痍。✠

(三) 連加恩醫生給兒子的信

文/連加恩

親愛的兒子：

當爸媽以前，我只知道當孩子的心情，孩子們不喜歡爸媽拿自己和別人比來比去，現在自己當了爸媽才知道，天下父母心——從出生的體重、身高，還有雙眼皮的角度，就已經開始了這場一輩子的競賽。

當你出生第三天，爸媽把你接到坐月子中心，看你和其他“同學”一字排開，探望你的親友就忍不住拿其他的寶寶指指點點：“你看這一排還是我們的比較可愛！”“你看那個是誰家的怎麼那麼黑？”等等。

有一次，我不經意聽到你隔壁床小朋友的爸爸和親友聊天，他指著你說：“天啊！為什麼他的頭比我們的大這麼多？”

親愛的兒子，爸爸答應你：儘量克制自己不要老是拿你和別的小孩比較，就算爸爸愛和人家比較，我會放在心裏比，不會像那位爸爸，還大叫出來。

雖然，等你大一點去了學校，爸爸一定會要你好好念書，考試後，也會忍不住問你其他人考幾分、在班上排第幾名之類的問題。老爸其實很清楚，這些東西真正影響人生路的程度並不大；持續的努力、擁有好的品格、充滿上帝恩典的際遇影響才大。

其實很多數位，好比你的出生體重、頭圍，現在看來也不過是親友們聊天的題材，或拿來耍耍嘴皮子用的啦！

上帝給你的這個人生，就是最獨特、最特別的，你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天底下有六十幾億人，每人自成一格，該怎麼比？如果真的要比，爸爸告訴你，其實你的頭也沒有很大啦！

但是，如果你不小心和人家比較了、發現自己什麼都贏人家，那代表你的責任更大了！爸爸在非洲的許多朋友，沒有聽過什麼叫做“坐月子中心”，他們的孩子一出生就睡在泥地上的草席，罩在蓋剩菜剩飯用的防蚊罩裏，為了躲避瘧疾的威脅，孩子長到 5 歲以前，他們不敢宣稱家裏多了一個人，因為隨便一個傳染病就可能奪走他們的性命。

說真的，如果你比老爸非洲朋友的孩子們更聰明、更會考試或更有學問，爸爸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，上帝給你比較多一點，就是要你多付出一點。這些被你“比下去的人”，都是你的責任範圍。你要用上天給你的才能，去做一些事情幫助這些人。

若用這個角度，爸爸就可以要求你好好念書了，目的不是爸爸可以拿你的成績單，去和我朋友們的孩子比較；而是你被賦予了使命，用你的專業和貢獻去改變你所在的世界，讓那些沒有你幸運的人，可以過得更好。

奉獻一生給非洲的史懷哲醫師，小時候也很愛比。他比什麼呢？“比武”。

有一次，他和鄰居的孩子打架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，那個打輸的孩子說了一句不服氣的話，改變了他一生，他說：“如果我像你家一樣，可以天天吃肉，我就不會輸給你了。”這話讓年幼的史懷哲察覺自己的優越，都是建立在上天所賜的福氣，而不是他自己有什麼了不得。

當他進一步去思考：上帝給他如此幸福的成長背景、順利的求學過程和不凡的天分之目的時，他決定把自己奉獻給非洲無數可憐的人，來活出那一個目的。

親愛的兒子，老爸常常覺得你實在很幸福，你們這一代的人都是。我告訴你這個故事，是希望你不需要等到和鄰居打架，才發覺這個道理。

下定決心服務人群的史懷哲，在完成了醫學、神學、演奏學三個博士學位之後，才踏上前往非洲的旅程。

每次，當老爸受邀作非洲服務的相關演講，之後的提問中，年輕學子最常問的問題就是：“現階段的我們該如何準備，才能去第三世界服務？”有時，他們眼裏還閃著真誠的淚光，讓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，才算是夠慎重。

直到一年耶誕節，在臺北市府廣場有一個盛大晚會，現場集結了五千多位元民眾，在電視實況聯機之下，我被邀請作短短的分享，當我拉拉雜雜的講完要下臺時，主持人“黑人”（他是藝名叫黑人，不是真的黑人），忽然讓我措手不及地說：“那最後請你跟大家講講，要加入你們的非洲工作，需要具備什麼條件？”看著手錶，我 只剩一分鐘可以回答，我隨口答了一句：

“只要覺得自己很幸福的人，都可以去！”就下臺了。

我想講的是，攔阻我們願意幫助別人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“比起別人，我還不夠幸福！”的想法。

小學老師告訴我們：“不要成為手心向上，而要成為手心向下的人，因為向下是給，向上代表乞討。”

如果我是小學老師，我會講一句相反的話：“大家要先學會成為一個手心向上的人，當你把手心朝上，可以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幸福的接受者，不斷從這個社會、國家、爸媽、老師、校長和上帝那裏領受愛的灌注，那麼，你就可以把手心向下翻，把福氣分享給其他的人。”

孩子，你要先體會自己是一個幸福的接受者——“知道自己從上天白白領受恩典”，然後分享你所領受的福氣給人。上帝會給你更多，你就越有力量幫助更多的人，這是一個良性迴圈的回路。✠

注：喻書琴，大陸“80 後”基督徒；文字工作者；其見證集《展開清晨的翅膀》已由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；

連加恩醫生，在基督化家庭長大，醫學院畢業後，前往西非服事貧窮人，又在互聯網發動“垃圾換舊衣”運動，搜集一大批舊衣服從臺灣運到西非。他的故事曾改編為電視劇。該文是他寫給年僅兩歲兒子的信，讓兒子在二十年後閱讀。

本文原載於《麥種》期刊，第25期，2011年1月；由該期刊顧問舍禾傳道供稿轉載，謹此致謝。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廿四期，2011 年4月。